



中国语文丛书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互动语言学 与汉语研究

第一辑

方 梅 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国语文丛书

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 第一辑

方 梅 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 . 第 1 辑 / 方梅主编 .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6.3

(中国语文丛书)

ISBN 978-7-5192-0844-8

I . ①互… II . ①方… III .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 ①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5885 号

主 编: 方 梅

责任编辑: 陈晓辉

排版设计: 刘敬利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155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36 千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序

沈家煊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参加“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学术讨论会”，因为我们都有这样几点共识。

第一，什么是语言？语言不仅指说的话，还指说话本身，指说话行为。说还是不说，这么说还是那么说，现在说还是以后说，在什么场合什么心态下说，这些都是语言研究的重要问题。说话很少是自言自语，至少是两个人对着说，所以说话就是交谈者之间的“互动”。

第二，什么是语言能力？语言能力不仅指语言结构上的递归能力，还指语言运用的能力。很有意思的是，汉语里“他不会说话”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这个小孩还不会说话”，英语是 The baby cannot speak yet；还有一个意思是“这个人笨嘴笨舌真不会说话”，英语是 He cannot express himself。这两种“不会说话”缺失的都是语言能力，不是只有前一种才算语言能力。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应答自如、察言观色、听话听音、借东说西、指桑骂槐、有条有理等等，都是语言能力的体现。探究语言能力的来源，最根本的要探究语言运用能力的来源。

第三，什么是语言共性？有人认为，语言共性就是语言结构的共性，原则上讲，只要深入研究一种语言（比如英语）的结构，从中概括出一些抽象到不能再抽象的规则，也就找到了语言的共性。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火星上来访的科学家一定得出结论，除了词汇互相听不懂，全体地球人

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是，来参加这个会的人大概都不这么认为，我们的共识是，要找出语言的共性，先要充分了解语言结构的多样性。语言大同而大不同，大同在语言运用的一般原理，大不同在语言的结构。上面提到的那句名言应该改为：“火星上来访的科学家一定得出结论，地球上生物多种多样，人类的语言也多种多样。”语言的运用遵循的是一些具有倾向性的原则，而不是一成不变、说一不二的规则。语言共性何处求？不在语法在用法，而最重要的用法就是交谈者之间的“互动法”。总之，从互动的角度去观察语言，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人类语言的规律。

最后，我从自己多年的研究工作中体会到，也许大家跟我有同样的体会，汉语是一种特别重视用法的语言，讲汉语的语法离不开讲用法，或者说离开了用法就没有多少语法可讲，这方面已经有许多的例证，大家为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我相信，研究互动语言学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汉语运作规律的理解，对汉语运作的深入研究也一定能反过来为互动语言学的理论构建添砖加瓦。

（此序基于“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目 录

从英汉答问方式的差异说起·····	沈家煊	(1)
汉语最小和次小语篇单位的特点和流水句的成因·····	王洪君 李 榕	(19)
从交际互动的角度看汉语会话的最佳话轮投射单位·····	乐 耀	(49)
北京话语气词变异形式的互动功能		
——以“呀”“哪”“啦”为例·····	方 梅	(75)
从互动角度看“吧”的使用·····	高增霞	(99)
“都”字结构的互动语言学考察·····	吴海平 陶红印	(117)
情态动词“可以”的话语功能·····	朱冠明	(132)
连词与口语语篇的互动性·····	姚双云	(152)
“问题是”：从跨层结构到话语标记·····	张 璐	(174)
“X 谁跟谁”的构式化与话语功能·····	朱 军	(192)
祈使否定意义的浮现与发展·····	侯瑞芬	(207)
汉语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韵律表现·····	谢心阳 方 梅	(225)
谈话节目话轮转换的韵律特征分析		
——以《鲁豫有约》为例·····	陈玉东 马仁凤	(246)
话语互动中的光杆有定宾语句·····	完 权	(270)

隐含因果动词对汉语第三人称回指的影响·····	李 榕 (286)
当代北京口语语序易位现象的功能研究·····	高 岳 (300)
称呼语的位置与功能·····	刘运同 (326)
互动语言学的理论探索	
——《面向互动语言学的语法研究》介绍·····	谢心阳 (340)
附 录 ·····	(354)

Contents

From modes of question-answering to modes of categorization	<i>Shen Jiaxuan</i> (2)
On the basic unit of Chinese texts and the causes of the flowing sentence	<i>Wang Hongjun Li Rong</i> (20)
The most relevant turn-projection unit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al talk	<i>Yue Yao</i> (50)
Interactional functions of th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variables in Beijing Mandarin: A case study on <i>ya, na and la</i>	<i>Fang Mei</i> (76)
On the Chinese interactional particle <i>ba</i>	<i>Gao Zengxia</i> (100)
Plural NP + <i>dou</i> expressions in Mandarin: A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 approach	<i>Wu Haiping Tao Hongyin</i> (118)
Discourse function of the modal verb <i>keyi</i>	<i>Zhu Guanming</i> (133)
Conjunctions and interactivity of spoken discourses	<i>Yao Shuangyun</i> (153)
<i>Wentishi</i> : From a trans-layered structure to a discourse marker	<i>Zhang Lu</i> (175)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discourse function of 'X shui gen shui'	
.....	Zhu Jun (193)
The emergence of the structure of negative imperatives in Chinese	
.....	Hou Ruifen (208)
Prosodic behaviors of discourse markers in Chinese conversation	
.....	Xie Xinyang Fang Mei (226)
Prosodic features of turn-takings:	
A case study based on talk show data	
.....	Chen Yudong Ma Renfeng (247)
Bare definite noun objects in discourse interactions	 Wan Quan (271)
Does the implicit causality verb influence the third person	
anaphora in Chinese texts?	 Li Rong (287)
A functional study on the so-called 'inverted sentences' in Beijing	
conversational discourse	 Gao Yue (301)
On positions and functions of Chinese vocatives	 Liu Yuntong (327)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ies of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A review on <i>Approaches to Grammar for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i>	
.....	Xie Xinyang (341)
Appendix	 (354)

从英汉答问方式的差异说起

沈家煊

提要

回答问题，汉语靠“真和假”来运作，用“同意不同意”的方式来表述，而不像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那样靠“肯定和否定”来运作。这进一步证实了汉语是典型的用法型语言，亦即用法包含语法的“用”“体”包含，而非“用”“体”分立。在汉语里，用法包含语法这样的包含模式相当普遍，存在于语言和思维中很多其他成对范畴的关系中。西方范畴观认为，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而汉语思维则认为，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

关键词

问答方式；范畴化方式；包含格局；分立格局；汉语

From Modes of Question-Answering to Modes of Categorization

Shen Jiakuan

Abstract

In answering questions, the Chinese mode is based on truth or falsehood, stated in the form of agreement or disagreement, rather than affirmation or negation as in English and other Western languages. This further verifies Chinese is a typical pragmatic language whose grammar is included in usage. In Chinese this Inclusive Type of grammar-usage relation is really a normal type and exists in many other relations between two categories both in language and thinking. While the Western mode of categorization tends to think of there being two categories only in the Exclusive Type, the Chinese mind tends to think of having two categories already in the Inclusive Type.

Keywords

mode of question-answering; mode of categorization; Inclusive Type; Exclusive Type; Chinese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语言互动”，交谈者之间的互动是语言的本质，所以我们从答问方式说起，因为答问是最典型的语言互动。我会进一步阐释语法和用法之间的关系，而最后想要说明的，是基于语言事实的东西方两种“范畴观”的差别。

1. 答问的语法和用法

一问一答是最典型的语言互动方式。类型学家调查语言，首先调查句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疑问句首先调查是非问。针对是非问的应答有两种类型（刘丹青，2008：26-27）：“答句定位型”和“问答关系型”，两者的差别表现在对是非问的否定式的应答上。英语是答句定位型，针对否定式问句“Didn't John go there?”，如果实际他去了，用 yes 应答，因为答句是肯定句“he did”，如果实际他没去，用 no 应答，因为答句是否定句“he didn't”。汉语是问答关系型，针对否定式问句“老张没有去吗？”，如果实际他去了，用“不（不是，不对）”应答，因为答句“他去了”跟问句命题不一致；如果实际他没去，用“是（是的，对，对的）”应答，因为答句“他没去”跟问句命题一致。日语的答问类型跟汉语一样，俄语两种类型都用，但是答句定位型是基本的、无标记的型式。

赵元任（1959）是从逻辑的角度讲两种答问型式的差别，他说，答问的逻辑，英语靠“肯定和否定”来运作，而汉语靠“真（True）和假（False）”来运作，用“同意不同意”的方式来表述。“答句定位型”和“问答关系型”的说法跟赵先生的说法没有矛盾，是一致的。

大家都有经验，中国人学英语和外国人学汉语在这个上面都常常搞错，引起误解，所以答问方式的差异是个不可小视的重大差异，从“互动语言学”

的角度看,这个差异是根本性差异。造成汉语和英语这一差异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一般的答案是,英语是一种“语法型”语言,而汉语是一种“用法型”语言。语法型语言区分语法范畴——句子、主谓谓语、名词动词,等等;用法型语言区分用法范畴——话段、话题说明、指称语陈述语,等等。同样,肯定否定是语法范畴和语法手段,同意不同意是用法范畴和用法手段。汉语的应答语“是的”和“不是”既是对命题的真假判断,又是对言语行为“你说”所作的是非判断,实际上“是的”经常说成“(你)说的是”,“不是”经常说成“(你)说的不是”:

(你)说的是,老张没有去。

(你)说的不是,老张去了。

汉语的“是”和英语的“be”大不同(沈家煊,2010a)，“是”的判断作用具有“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跟“客观存在”关系不大。所以说“答句定位型”是语法型,只跟答句的肯定否定形式有关,“问答关系型”是用法型,不仅跟答句的肯定否定有关,还跟是否同意问句的命题有关。用“语法化”的理论来讲,表示同意不同意的手段在英语里已经语法化,成为谓语的肯定否定形式,而在汉语里这种语法化还没有实现,还仍然采用用法的手段。

2. 指称的根本性

赵元任讲汉语答问方式的特点,说汉语的逻辑是靠真和假来运作,这一节想说明,汉语的这个特点还跟汉语以指称为本,跟谓语有指称性有关系。关于汉语谓语的指称性,详细的论证见沈家煊(2013)。判断真假既对陈述的“事”(这件事情是真是假?)也对指称的“物”(这样东西是真是假?),归根结底是对指称的“物”,因为“事”就是抽象的“物”。我们判断“这样东西是真还是假”,但是一般不会判断“这样东西是肯定还是否定”,肯定否定一般只对“事”不对“物”。哲学家胡塞尔认为,不仅是命题可以谈论真假,名称也可以谈论真假,而且名称的真假比命题的真假更为基

本。这是胡塞尔与弗雷格对“真”的看法的分歧，参看高松（2013）。英语和汉语的差别在于，英语表示肯定否定的 yes 和 no 是针对句子的陈述性谓语的应答，汉语表示真和假的“是的”和“不是”是针对指称性话段（包括指称动作或事情的话段）的应答。名称的真假比命题的真假更为基本，这一点在汉语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从用法上讲，指称和陈述这对范畴，也是指称是更加根本的，语言符号从本质上讲是“指号”。“指称语”不仅是象征符（symbol），还是指字符（index）。所谓 index 就是“用食指指”，近来有一些研究语言起源或演化的学者认为，“指示”是人类语言发生的初始阶段或准备阶段（Arbib, 2012; Kita, 2012; Diesell, 2013）。我们不仅用手指当前见到的事和物，也指见不到的事和物，指过去或将来，指想象中的事和物，而动物不具备这种能力。一位女士一边举起右手，指向头顶朝后的右上方向，一边说“我老公在实验室做实验呢”，她是在指老公（人），指实验室（物），也在指做实验（事），动作、活动、事件也都是可指对象。我用手指向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子正在抽烟，目的是要引起你的注意，并且赋予这一指以意义，让你领会我这个“手指语”的意图。因此语言学的“指称”跟语言的运用、跟说话人的意图密切相关。语言学里的“指称”有“有指”（referential）和“无指”（non-referential）的区别，“有指”又有“定指”“不定指”“类指”（generic）“专指”（specific）等区分，都是根据话语参与者的认知状态和交谈的语境来界定的。“无指”并不是“不是指称”的意思，而是“不是指称个体（individual）”的意思，参看陈平（1987）。所以说，“指称语”它本质上是个“用法”概念。最近有李子玲（2014）论证，《论语》里四个第一人称代词“朕、予、我、吾”，之间的差别不应该从主语、宾语、定语这些语法范畴出发去分析，而应该从用法的角度去讲。“朕”是“专用尊称”，天子言己时用；“予”是“谦称”，面向神圣或尊者言己时用；“我”是“平称”，面向公众或他人言己时用；“吾”也是“谦称”，面向个人言己时用。

3. 指称饱和

在“谓词逻辑”中有“指称饱和”(referentially saturated)和“非指称饱和”的区别。Chierchia(1985、1998)认为,只有能直接充当句子论元(argument)的词语才代表“实体”(entity),并且据此把不同语言里的光杆名词(储存在词库里)的语义类型分为三类,以法语、英语和汉语为代表:

法语: [-arg] [+pred]

英语: [+arg] [+pred]

汉语: [+arg] [-pred]

[±arg] 表示能否做句子的论元,主要指能否做主宾语, [±pred] 表示是否为性质函项(predicate function)。能直接做论元的语词在语义类型上属于实体e(entity),不然就只是性质函项。汉语的光杆名词可以直接做主宾语,语义类型是实体e;法语光杆名词不能直接做主宾语,语义类型是性质函项<e, t>;英语光杆名词的语义类型是汉语型和法语型的混合,光杆名词一般是性质函项<e, t>,但是它的复数形式可以直接做主宾语,是实体e。法语其次英语,光杆名词因为不代表实体,而是代表“性质”(property),所以要进入主宾语的位置就必须经过语义类型的转化(type shift),从性质函项转化为实体,汉语的光杆名词进入主宾语的位置不需要这样的转化,因为它本来就属于实体。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汉语的名词是“指称饱和”的,法语和英语的名词是“非指称饱和”的。例如:

(1) 老虎是危险动物。

Tigers are dangerous animals. / The tiger is a dangerous animal.

(2) 老虎笼子里睡觉呢。

The tiger is sleeping in the cage. / The tigers are sleeping in the cage.

(3) 他昨天终于看见老虎了。

He saw the tiger(s) / a tiger / tigers at last yesterday.

(1)里的“老虎”是类指,指一类动物,汉语光用“老虎”,英语不能光

用 tiger。第二句里的“老虎”是定指，指某一只或某一些老虎，汉语还是“老虎”，英语也不能光用 tiger 或 tigers。第三句里的“老虎”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可以是定指、不定指、专指、类指，汉语还是“老虎”，英语就要用 the tiger(s)、a tiger、tigers 等不同的形式。汉语区分定指和不定指可以光靠词序，常举的例子就是“客人来了”（定指）和“来客人了”（不定指）。

在有的汉语方言里，主要在主语位置上，量词好像有类似于定冠词的使用法。如烟台话里“间屋儿真大吭！”（这间屋子真大啊！）。然而实际的情形是，正如刘探宙、石定栩（2012）指出的，量词除了表示定指外，还可以表示专指、类指、不定指，如“你随便帮我找个小孩吧，个四五岁的就行”，甚至还表示无指，如“句话都说不清”（连句话都说不清）。刘、石一文对量词的这种用法的定性是表示“主观评述”，它表达说话人的各种感情和态度，在下面这样的“量动结构”里主观评述的作用更加明显：

个挑柿儿吭，千万不能挑带尖儿的。

小张可能睡了，他个睡一般人儿比不了。

他个做饭也叫做饭？

哎呀，棵树个高啊！

个孩子个烦气人呐！

因此与其说这个量词“个”有类似冠词的用法，不如说它是一种主观性标记，因为不可能有一种冠词有定指、类指、不定指等各种用法。^①

汉语的光杆名词可以直接做各类指称语，这一点我们过去不是不知道，只是没有加以重视，甚至熟视无睹。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从汉语看汉语，没有意识到这原来是有别于印欧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习惯正是我们要破除的。中国人学英语，哪怕是学得水平很高的人，还是经常犯一个错误，名词前该加冠词而不加。我们根本想不到在法语里表达“遇到危险速拨打 3777”，连电话号码 3777 前头也一定要加个冠词 le 才合乎法语的语法。反

① 个别汉语方言里可能有表示定指的时候必须加量词的情形，如果得到证实，这种现象可以视为汉语区分定指不定指的语法形式正在形成之中，但是还没有像印欧语那样完全形成。

过来，西方人学汉语，不敢直说“我背起书包回家”，而说成“我背起我的书包回我的家”，他们不习惯汉语用光杆名词做指称语。Chierchia 等形式语义学家正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才看出汉语的特殊之处。黄师哲（2008）也重视汉语的这个特点，并以此来解释汉语里形容词和名词的组配特点。

有人质疑，说汉语真实文本语料显示，在许多情况下，汉语会广泛利用数量词、指示代词或限定性词组来表示名词所指概念的指称情况和数量情况，另外英语中也有用光杆名词做主宾语的情况。这就抹杀了汉语和英语的差别，混淆了一般和特殊。英语中也有光杆名词做主宾语的情况，这是事实，但是这属于特殊情形，个别情形，在汉语里光杆名词做主宾语是一般情形，是常态。区分一般和特殊，道理虽然简单，但是十分重要。

“指称语”是用法性质的，汉语的名词直接做指称语，这意味着，汉语的名词就是指称语，不需要一个“实现”或“转化”为指称语的过程，这也说明汉语是用法型语言。

4. 主谓结构和“一问一答”

“主语”是语法范畴，“话题”是用法范畴，二者似乎不容混淆，然而赵元任一再说（赵元任，1968：45；Chao，1948：35），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例如：

这件事早发表了。

这瓜吃着很甜。

他是个日本女人。（意思是：他的用人是个日本女人。）

“有时候主语和谓语关系松散到了如果放在别的语言里将成为不合语法的程度。……讲究语言规则的人，尤其是懂些西方语言的，要是听到自己的小孩或学生说这种话的时候，很可能会改正他们，但他自己不留神时也会照样说——事实上，谁会留神听自己的话？”如果把下面左列的句首成分定性为主语，右列的句首成分定性为话题，这样做缺乏依据，因为“没有语法形式的差别”：